

他從黑暗中緩緩睜開眼睛，一時之間分不清楚自己所在的地方到底是現實還是夢境。

身旁的妻子正在熟睡著，呼吸有規律的起伏著，月光透入淺白色的窗簾微微照亮臉孔，以及披散在床上如同絲綢般滑順的黑色長髮。

他從床上坐起，女人胸口一起一伏的規律始終沒有被他的動作打擾，就算撫摸著她的額頭卻依舊沒有醒。

他們的家除了呼吸外沒有更多聲音。

墨綠色的瞳孔浮上一絲戲謔與哀傷，他想那個與自己共存的咒語經過幾十年的時光多少進步了些，不再是充滿疼痛與血色的繽紛地獄，而是如同死城般永遠無法追回的時光。

他閉上眼睛，隱約聽到了外頭傳來的腳步聲。

他的孩子很少真正從正門進入，除去那兩個人他多少能從腳步輕重來判斷來者是誰，外孫女會稍稍拖著腳步；外孫與他的父親一樣力求把整個腳印都印在地上；女兒的腳步急促；他的妻子則是會帶著輕盈的步伐一腳一腳踏實地踩在地面上，腳尖還會習慣性地往門檻輕踢，這樣的聲音在他的腦中就是一首輕快的踢躑舞舞曲。

他聽見本不該出現在夢中、門檻傳來的聲音。

身旁的妻子突然清醒，血紅的雙眼瞪視著他，有不甘、哀傷，還有更多愛戀。

冷靜如她並不會露出這樣的表情。

他分得清這是夢境。

而真正的妻子，那個丟下他失蹤三個月的妻子已經回到他們的家。

他以殺死妻子做為代價逃離這個夢境，一睜開眼門外的人便剛好踏入門內，許久未見的她似乎一點也沒有變化，一如坦白前的那副容貌，沒有笑容也沒有激動，只帶著恨意與心死面對她曾經深愛的丈夫。

但仔細一看，似乎還是有所差別。

「你回來了。」

平靜的說出一如以往的台詞，他的妻子只是點了點頭，踏著一如以往的步伐上樓把手上的行李安置在房間內，便下樓開始準備晚餐。

家中除了呼吸外有了更多聲響與氣息，只是這樣的平靜卻讓男人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。

他原以為她會恨他恨到不願回來見自己，但她卻回來了，還為他下廚準備晚餐。

這樣的舉動超出自己的預料，他清楚若她恨著一個人該是什麼樣的表現。

兩人的交談比起以往少了很多，之後妻子把主臥室讓給他，住進女兒出嫁前的房間，她也照顧著他，就如同以往那些柔和舒適的日子。

但還是有說不上來的不對勁。

心思縝密的他一開始找不到任何原因，但日子長了多少也想到妻子的態度究竟是什麼。

人生早已走了一大半，兒子與女兒的人生皆在他的掌控之中，出乎掌控外的事情也只有發生過幾次。

第一次是愛上妻子。

第二次是無法保護妻子。

第三次或許就是現在。

總是與她有關。

這個猜想讓他想起夢裡的那座死城，除了呼吸以外什麼都不存在。

某一天的夜裡他踏進妻子的房間。

她正挽起及腰的長髮，面對鏡子背對著他露出白皙的後頸，暖光照亮她手中那束黑色長髮，鏡中她的容顏早已蒼老，卻無法掩飾屬於她的魅力。

他走過去，挽起她的長髮幫忙梳理。

妻子對這樣的行為沒有任何反應，也沒有把梳子遞給他，她把梳子收進抽屜後攤開擺放在桌上的魔藥書，直到他開口才從書中抬起頭。

「你恨我嗎？」

對於男人詢問的問題並不感到意外，她沉默過後開口：「我不恨你。」

「妳不恨我，但也不再愛我了。」

她默不作聲，承認了他的推測。

千算萬算就是算不中這個遠比愛恨更為糟糕的結果。

起初她對他並沒有感情。

答應擁有實質上的婚姻關係也只是為了求得庇護跟屬於自己的孩子，再到後來愛上他，已經是孩子會說話的年紀了。

最初的最初、他們只是單純的醫病關係，而那一年是一切謊言的起點。

他的家族由上至下與醫院高層串通隱瞞真正的病情，發現不對勁的治療師被調離，剩下的人都在渾然不知的情況下被擺了一道。

.....不，其實早就已經知道了。

就在婚後早就明白這一切不對勁，但卻始終憑藉著對他的信任逃避現實。

她全心信任他能夠處理這一切，把兩個孩子托給他，自己成為家中的經濟支柱，卻也因此無暇顧及最重要的東西。

他選擇讓她的寶貝承受痛苦，卻把她隔絕在外。

無法忍受。

男人一步步踩在自己的底線上，最終往界線外跨出無法挽救的一步。

她會一輩子對她的兒子感到愧疚，但至於男人與她充滿混亂與苦痛的感情，她不會放任它繼續擾亂自己。

她的心如同一攤死水，再也無法掀起波浪，就連看到男人難得的悲傷也不再動搖。

「若你恨著我至少代表還在乎我，但卻是...卻是這樣.....」

他掩著臉又哭又笑，呼吸不順地顫抖著。

「妳現在的表情總是讓我想到那一年.....什麼也不是的那一年。」

.....那一年。

那一年，也是她未盡的責任。

閉上眼彷彿還能浮現這樣的時光。

從霍格華茲畢業不久的實習治療師面對著聲名狼藉的男人滿懷厭惡，卻依舊盡心盡力的治療他的疾病，男人難得醒著，沒有招惹她、只是平靜地看著她在身上施展一個又一個咒語。

『爛人，乖乖閉上眼睛啊，否則我戳瞎你。』

『……啊，這樣我會很困擾的。』

沒有任何錯誤。
沒有任何悔恨。
沒有任何快樂或幸福。
卻是他們兩個人生中最平靜的時刻。

「現在的我們是什麼？」

即使對這段關係沒有任何眷戀卻總是想起那段時光，也是因為這樣才想到自己未盡的責任，重新回到這裡照顧這個已經活不了多少年的男人。

即使我已經沒有辦法施展任何咒語、
挽救你的生命，
我依舊是……

「你的治療師。」

治療師。
他低頭望著那令人愛不釋手的黑髮，想起年少時他仰起頭以視線親吻她的一切，而少女渾然不知的可愛模樣。
男人終於放下手中捧著的長髮，一如以往微笑著道晚安。
就這樣吧。
這樣的結果也是他自找的。

剩餘的一生實在太短，短到她終究無法救回自己所犯下的錯誤。
也無法原諒他的自以為是。